



条条大路通骡马

原创 何妨呐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

17岁的时候，我去参观一株有千余岁的古树，那古树下有算卦的，算卦老头应是许久没有寻到生意，看见我就说我魂灵清奇，似有文曲星庇佑，宁愿不要钱也要给我算一卦。当时我正苦闷于期末考试排名倒数，遂求问于他我命里有无大学之数。他却不以以为然，他说我大可不必困顿于眼前之事，待到21年22年23年24年，方是我大放异彩之时，可谓条条大路皆通驴马是也。

我说，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他说，骡子驴子都一样，反倒是骡不如驴好，骡子是驴马的杂种。我想了想，觉得无从反驳，遂绕过话题，忙问是何喜事，他顿了一下，搓着手指，我忙拿出十元钞票与他。他大喜，遂看我手相，说我手骨细长，不是体力劳作之命，应秉笔弹墨。旁边另一算卦老头也探头来看，两光头一对眼，都啧啧称奇。对我夸耀一番，而后竟说今日功毕，不可多泄露天机，收拾行当就离去了。

他走之后，旁边一卖棉花糖的老奶奶喊住我说，小伙子，刚才他看你手相的时候从你兜里掏出个五十的，你都没瞅见。他没拿好，掉地上了，旁边另一个算卦的老头怕你低头，也过来打掩护，他俩看你没瞅见，慌紧撵里就跑了。我大惊，一掏兜，果然50块钱生活费没有了。我说奶奶你刚才怎么不跟我说，奶奶说，你转眼走了，我还得一直在这做生意，那俩算卦的天天来，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没法弄。

我气愤不已，但没有办法，只得悻悻离去。之后我想起那老头的的话语，我有两种选择，他说我21到24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一是我就在那几年自甘堕落，就为了印证他说的是错的，二是我听信他的话，把这几年当成契机，好好努力一番，成就一番事业。我当然不会为了五十元钱而舍弃前途。

当时高中时间紧，我无暇思虑其他，高考完后我想，如今时间富裕，前路宽广，足以我闯荡一番。于是在寒暑假之余，我多次外出寻觅工作，妄图将饱满热血与昂扬理想付诸实践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想，我即将要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中，我兴奋不已。

不幸的是他一语成谶，在这几年间，我确实确实有了条条大路，只是皆通了驴马，而非罗马。

21年暑假我被某知名APP的日结百元的待遇蒙蔽双眼，遂去郑州当搬运工，在被黑了两百块的体检费后，我到了某县的陶瓷物流园，搬瓷砖，一块瓷砖二十五斤重，搬卸一吨十五元，劳累九个小时，搬卸了五吨，挣了七十五，包工头说碎了一块，赔四十，净赚三十五元巨款。后遇郑州暴雨，物流园区雨水倒灌，遂连夜奔逃。

22年当枪手，代写文章，无有一线渠道，沦为四线枪手。上边有三个人层层盘剥，到我这里成了千字十五（后来才涨到了千字三十），昼夜笔耕，但大头尽被中间商赚去，看见我的文章被登在某某杂志，却署名为他人，不免心酸。如今回首，空留叹息。

期间当过闲杂工，发过传单，干过陪练，做过实习，代过课，去做晚七早六的快递分拣日结，甚至浪费过无数人情来砍价赚钱。我本以为接触到各个行业能够增加阅历，以为自己能像许立志那样在流水线上写诗，能用一块块瓷砖组词，浪迹几圈后，我认识到了一个道理——人是没有办法在极度疲累的情况下有什么灵感和想法的。面对那些堂而皇之毫不掩饰的盘剥和压迫，你竟无有任何办法，他们有他们的方法，你可以选择不做，但他们总有理由来压榨你，只不过是直接从变为间接而已。

在这些工作中，你能肉眼可见地知道你的汗水都在向谁的腰包汇总，你能十分清醒地知道他们怎么把别人的时间、健康和金钱变的廉价的。和我同为做装卸工的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少年，中专毕业或者高中辍学，也有近三十岁要攒钱结婚的，有四五十岁养活孩子的，我们同在做工的时候交谈。我渐渐明白了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前缀是生来就在罗马，如果生来不在罗马，那多半会成骡马，或者好听一点，是驴马。

我认为打磨圆滑和磨平棱角是伤害巨大的词语，尤其是搭配起潜移默化 and 耳濡目染这两个催化剂来看。从远眺理想想到正视现实，这种转折不是突如其来的，你知道它在循序渐进，但你又知道它不可挽回，你知道心里有一股心力在下坠了，但你没有任何办法留住它。

我想，青年的矛盾就在于此，在于宏大叙事和个人生活之间的不匹配不平衡，在于口号号召和实际作为之间的不协调不相称。

如今大三，还有一年半毕业，随着毕业的趋近，迷茫和焦虑成为大学的常态。我们自信而又彷徨，跃跃欲试而又畏手畏脚。我不能让考研成为避世三年的借口，我想，焦虑的

反义词是具体。怀揣理想主义的浪漫以应对现实生活的惴惴不安终究是缓兵之计，并非解决办法，又到年终了，我该试试在新的一年，弱化宏大叙事上的号召，摒弃掉口号呼吁换来的自我感动，将目标对准在具体的生活上。
